



他待过了新年，又待过了元宵，这是一场没有计划却一直延长着的厦门之旅。
厦门，也成了一座“来了就不想离开”的城市”。

莫毅眼中的厦门



曾焕光工作室一景，你好网际艺术展



汤南南的工作室，紫子的幻像

那个晚上，莫毅决定不走了，要在厦门过年，要和这些新认识的朋友们多待些时间。平时的莫毅，沉默内敛，寡言木讷，和那个同样叫莫毅的，酒后可客串戏剧演员的北方汉子截然不同。他决定了要为这些朋友们做场展，把在连州国际影展上的东西展给厦门朋友们看，并说，对当代艺术来说，可能没几个人愿意在厦门作展，但是，这些朋友，让他觉得是最值得的。

莫毅这个新年很辛苦，大家轮流陪着这个异乡人和他和女友在他的展览上度过了新年，晚上，他就在“你好网际”的顶楼上看厦门的夜和星。他待过了新年，又待过了元宵，这是一场没有计划却一直延长着的厦门之旅。厦门，也成了一座“来了就不想离开”的城市。但终究还是走了，内敛的他，是在火车启动后才给大家发的短信，说他不习惯告别，说他难忘我们……我们也难忘他，难忘那些以他们的艺术激情和生命带给此城不一样空气和思考的朋友，希望他们来了就不想走，走不了。我们可以是一时的“陷阱”，但有什么是留得住他们，成为更多他们艺术创作的“窝”呢？



嚎叫，与时代无关

——记当代摄影艺术家莫毅



莫毅作品

文 / 黄蕉凤

莫毅将那个时代的姿态定格，用自己的方式保留下来。于是20年后，在经历了整整一代人之后，我终于看到了他们。莫毅把时代抛在身后了，我却因他的照片而回到20年前。

莫毅的作品以前就经常在一些国内介绍当代摄影的刊物上见过。当时只是觉得这些作品的风格干净清冽，沉静而大气，有一种不刻意去蕴藏而又喷薄欲出的感觉。构图、用光、角度、景深等等专业术语和技法在他的作品上不留痕迹。我一直觉得，莫毅只是不在意这些而已，不代表他的作品里没有这些。只不过他不露痕迹，浑然天成，是将作品本身包含的深度和力量通过镜头呈现给我们事件或者感觉。我喜欢他作品中的人和物，我喜欢他的平静而安然的感觉。

解读时代下的莫毅

莫毅的照片是关于时代的。不论是“86·87·88·89”的按照时间序列连接的线性叙事摄影主题，还是他深入西藏捕捉藏民藏俗的深沉人文情结，我发现他的作品无不体现一种时代性。而最可怕的是，他的作品这种时代性，不以时间的流转而有任何变更。莫毅照片里的那一代人，他们的风格、情操、习惯、品质，甚至情趣我都能从中分辨出来，即使是在20年之后的今天。而站在20年之后这个时间的夹缝，站在一整代人出生，一整代人衰老的这个关节点，回望我们脚下的土地，我们一定会惊异于一种熟悉的感觉。后现代的社会，更新换代这么快，人们对于变化已经习以为常了，反而对一成不变陌生起来。莫毅镜头下的人或者物或者事件，都以一种凝滞的姿态释放着温暖而又坚硬的气场。它裹挟着你

进入20年前的那个时代，体会一代人的狂欢、愤怒、叛逆和死亡。我无法分清莫毅的作品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那晃动的、摇曳的、支离破碎的感觉。莫毅将摄影机装上高速马达，将曝光时间调到1/5000。然后绑在身后，走到哪拍到哪。根本不去管取景和构图。他几乎完全抛弃了摄影师对于机器控制的主观能动性，而将操纵拍摄的主体赋予自由。随想随拍，天马行空。仿佛摄影师并不存在，而仅仅是照相机的脚夫。这种极其先锋的拍摄手法在国内外引起轰动。他的另一组作品《狗眼》，也是抛弃人的主管视角去模仿自然体的意识。

我发现我无法解读莫毅的作品。本来在心里谋划好该怎么解读，却发现当我下笔，进入到莫毅的气场，进入到莫毅还原的那个时代，我的喉咙就哽咽，泪水就打转。我宁愿我自



莫毅作品

己是解读不出他的作品的，就好像我解读不出那个时代。

不过是一场平静的叙述

看过莫毅的作品，我的心里升腾起一种莫大的悲哀。很多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虽然没有尘满面鬓如霜，但是在精神上已经是风烛残年，行将就木了。美国垮掉派诗人伯伊拉金斯堡在长诗《嚎叫》中说：我看见当代最伟大的头脑毁于疯狂，挨着歇斯底里浑身赤裸。这可以作为那个时代的注解。文化的经脉被拦腰截断，艺术之根被硬生阉割，知识分子集体失语，我们终于只能选择平静地嚎叫。那之后的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犬儒横行的时代。“泼皮现实主义”不是属于中国的真正的后现代主义，而是源自那场运动之后的整个文艺界知识界的阵痛。有些人成为了奴仆，有些人选择逃离，有些人选择沉默，有

些人自甘沉沦。莫毅不属于任何一种人。他痛定思痛之后还是选择嚎叫。这次不再歇斯底里，却比歇斯底里更加有力。平静地嚎叫，于隐忍中坚守自己的底线。你能封杀我的话语，却阻挡不了自由的飞翔。

莫毅也是属于被那个时代耽误的一群人。飞来横祸让他丢掉了25年的工龄。没有工作，没有工资，没有退休金、养老金和医疗保险。20年来，他居无定所。我父亲常告诫我，中国的文艺创作好比是在高空走钢丝。

“你好网际”的布展非常奇特：中厅的大柱上书写着那个时代的政治文献，墙上的巨幅照片呈现着一张张深处时代却不可自拔的个体，那无助的、迷惘的、麻木的、懂憬的、狂热的个体。一排排桌椅整齐排列，按着时间的线性发展来进行图像叙事。一面大镜子竖立

在桌子前面，于有限的空间中营造一种无限的可能。置身他们中间，我仿佛感觉到一种渺小个体为时代洪流所裹挟所冲击的无助感和孤独感。是不是那个时代的人们虽然精神上 and 照片的图景一样各自迥异，但是面孔和结局都如同这些整齐的桌椅一样殊途同归？马克思说过：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无意识的集体主义狂欢在那个时代被推向极致，于是陈旧的体制被逼迫向自由精神进行反扑，甚至自诩拥有自由精神的群体也在相互反噬。莫毅的作品里我没有看到标签似的呼喊为自由招魂为文艺招魂的革命，而是一种平静的叙述。

我希望他能永远与时代无关，这样我就能继续活在对于那个时代的臆想里面，才能继续看到他的作品。希望能再次见到他，和他喝酒、骂娘、高谈阔论，然后一起沉沉醉去。